



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获E·B·怀特儿童文学大奖



药剂师

[美] 梅勒·梅洛伊 著

吴刚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获E·B·怀特儿童文学大奖

药剂师

[美] 梅勒·梅洛伊 著

吴刚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药剂师/(美)梅勒·梅洛伊著;吴刚译.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7
(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ISBN 978-7-5324-9709-6

I. ①药… II. ①梅…②吴… III. ①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466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3-640 号
THE APOTHECARY by Maile Meloy
Copyright © 2011 by Maile Melo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5
by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金玫瑰国际大奖童书精粹

药剂师

[美] 梅勒·梅洛伊 著

吴刚 译

祝雯婷 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童海青 美术编辑 祝雯婷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16.5 字数 270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709-6/I·3858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给读者的几句话

本书是我对1952年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回忆，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从洛杉矶迁居到了伦敦，在那里我第一次遇见了本杰明·伯罗斯。我对这些事情的回忆算不得完满，原因我将会在本书中说明。对这几个月的事情我有些“忘记”，但这和我有时候记不起把眼镜放哪儿了，或是记不起上个礼拜放下的小说故事讲到哪儿了，或是记不起市场里那个卖橘子的女人叫什么，我的忘记和这些是不同的。我记忆中对1952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失落得远比这些更彻底、更严重。

但那一年我记了一本日记，那年我十四岁，我的生活以那样一种无法预知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本日记一度被拿走，可后来又还了回来。我读着这一天天的记录，那的确是我自己的笔迹，可我读来却如此陌生，仿佛我是在睡眠中写下的这些日记，而它们记录的又是一个业已逝去的梦。

人们常常会说自己的童年是充满神奇的，可我的童年——它的确是神奇的。当我为了被迫离开洛杉矶而向父母抱怨的时候，一位药剂师在中国恰好逃过了对她的逮捕，而一位匈牙利物理学家正在完善着自己停止时间的能力。通过本杰明和他父亲，我被拽进了他们编织的网中。

可如果我现在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的话，你们一定不会相信我的。且让我一点点从头说起，让我再一次重构出遇见本杰明后的那些事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回忆尽管匪夷所思，却似乎只对我自己有着重要意义。但越到后来，我就越感到了一种迫切，要趁现在把这个故事赶紧说出来。

简·斯科特

2011年于洛杉矶

人物表

(按出场先后序)

简·斯科特(爱称詹妮)	故事的主人公,时年十四岁
戴维斯·斯科特	简的父亲
玛乔莉·斯科特	简的母亲
奥莉维亚·沃尔夫	简父母的朋友,电视制作人
帕里什太太	简一家在英国的房东
药剂师(马库斯·伯罗斯)	简一家寓所附近的药店老板
萨拉·彭宁顿	简在圣贝登中学的同学,富家女
丹比老师	简所在班级的拉丁语老师
本杰明·伯罗斯	简的同学,药剂师的儿子
谢尔盖·希斯金	简的同学,苏联人
列奥尼德·希斯金	谢尔盖的父亲,苏联间谍
蒙特克莱尔侦探	英国警察
欧南警官	英国警察
维尔莫斯伯爵	药剂师的同伴,来自匈牙利的物理学家,昵称是维利伯爵
金萝	药剂师的同伴,来自中国的化学家
匹普	詹妮和本杰明逃亡中认识的小伙伴
诺伯格	挪威破冰船“圣奥拉夫号”的船长
安德烈·萨卡洛夫	苏联物理学家

目 录

- 001\第一章 被跟踪
009\第二章 药剂师
013\第三章 圣贝登学校
020\第四章 间谍
027\第五章 舍伍德森林
031\第六章 阁下
037\第七章 情报
042\第八章 药典
047\第九章 药草园
054\第十章 真话的气味
058\第十一章 塞莫瓦
065\第十二章 回到药草园
070\第十三章 园丁的信
079\第十四章 苏格兰场
086\第十五章 特恩布尔少年管教所
094\第十六章 小偷
101\第十七章 飞翔
109\第十八章 歌剧游戏
114\第十九章 隐形
122\第二十章 堡垒
130\第二十一章 摩涅莫辛涅之油
138\第二十二章 盐柱
145\第二十三章 药剂师的计划
154\第二十四章 黑暗力量
159\第二十五章 科学团队
165\第二十六章 在萨拉太太家
170\第二十七章 伦敦港
175\第二十八章 偷偷潜入
186\第二十九章 圣奥拉夫号
190\第三十章 安妮肯号

- 197\第三十一章 处决
202\第三十二章 精灵
208\第三十三章 新地岛
219\第三十四章 炸弹
222\第三十五章 冻结的海
230\第三十六章 逃脱
235\第三十七章 遗忘之酒
246\第三十八章 和平卫士
251\致谢
253\关于成长——《药剂师》译后记

第一章 被跟踪



——战结束日本投降时，我七岁，住在洛杉矶，我最初的生动记忆就是所有人兴高采烈、欣喜若狂的样子。父母亲带我参加了在费尔法克斯大街上举行的一次游行，父亲让我骑上了他的肩头，水手们亲吻着大街上的姑娘。在学校里，我们用纸制作了小彩旗，开心地挥舞着，因为我们知道邪恶势力——确切说来是两股邪恶势力——被打败了。我们今后再也不会再有战争了。

然而我父母的一些朋友却不以为然，不相信我们已经永远结束了战争。

“人们都在说这是最后的战争了，可看看我们所在的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他们说这话时坐在我家被高大的绿篱环绕的后院里，喝着酒或柠檬汁，我当时对我父母那些朋友们的记忆就是这样的：女人们的头发都用法国式的发髻盘在头上，男人们全都解开了领带，站在后院里，手里端着饮料。

其他人说，在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过后，世界再也不可能和原来一样了。不过我父母对那些朋友瞪了瞪眼睛，他们这才意识到我在一边听着。

我父亲说，汽油再也不会要配给了，我们可以开车到国王峡谷去玩，去看看那里的大树，我过去一直都以为那里住满了国王呢。我的二年级老师说我们又可以吃上真的黄油了，不用再吃白色的人造黄油，要自己用黄色的胶囊往里加颜色。我不记得真的黄油是什么样子，我喜欢吐司面包上的白色人造黄油和撒在上面的糖（我母亲从来不往人造黄油上加颜色，因为她讨厌所有假的

东西),不过我由衷地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我们会有真的黄油,不管那是什么样子的,我或许还能按照母亲跟我约定好的那样得到一个小妹妹。我会管她叫露露。战争结束了,坏蛋们消失了,一个金色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有那么一阵,这的确像是真的。我没有得到一个小妹妹,可我有世界上最聪明、最有趣的爸爸妈妈,而他们有和他们几乎一样聪明、一样有趣的朋友。那是一个撰稿团队,叫玛乔莉和戴维斯·斯科特小组,他们是在电台上起步的,后来又一起合作为电视综艺节目撰稿,最初是《炉边剧场》,然后是《我爱露茜》。他们在圣塔芭芭拉镇有专门闭关写作的地方,其他撰稿人的孩子和我就在种着鳄梨树的田园里疯跑,玩复杂的、名叫“贴牌子踢罐头”的游戏。我们捡拾从树上掉落的鳄梨,把肥厚的绿瓢撒上盐,直接从硬壳里挖着吃。我们到太平洋中去游泳、嬉浪,还把自己埋在沙子里晒太阳。

在我爸妈的前院里有一棵橘子树,树上还开着花,时时引得路人停下脚步,四下巡看那甜美的气息来自何处。我曾经每天放学回家都从树上摘一只橘子下来,凑到水斗边吃,怕汁水滴到地上。在学校里我们学过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几句:“所谓幸福,就是活着见到新一天的天光/可是年轻,啊,那可不正是美妙的天堂”!这诗应该说的是法国革命,不过我觉得拿来说我的生活也很合适。

然而,这种美好的感觉在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以后便戛然而止了。

在我所在的好莱坞中学,我们观看了一部安全教育的影片,电影里一只喜气洋洋、名叫伯特的卡通乌龟向大家介绍说,原子弹袭来时,我们应该躲到课桌下面,把脑袋埋到双膝之间。还有一首短短的歌是这样唱的:

有一只小乌龟名字叫作伯特呀,
小乌龟伯特警惕性很高呀,
每当危险降临时,它不会受伤呀,
因为它知道什么事该做呀!
它会蹲下——抱住脑袋
蹲下——抱住脑袋!
我们大家都该学它那样做呀,
你——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
蹲下——抱住脑袋!

带我们进行炸弹演习的是斯蒂文斯老师，她出生于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头发已经全白了，高高盘起在脑后，像一块献给鬼魂的糕点。她会对我们说：“闪亮起，大家全都钻到桌子底下去！”我们就乖乖地朝课桌底下钻——就好像装满课本和铅笔的课桌能帮我们躲过原子弹攻击似的。

不过那电影真正要强调的，是叫我们不要恐慌。大家虽然没有恐慌，却都保持着一点淡淡的、挥之不去的焦虑。我还只有九年级，所以也许并不把那些担忧当回事，可我还是开始觉得有人在看着我了。

刚开始的时候，那纯粹只是一种感觉。我会在放学走回家的时候突然生出这种感觉来：就是有人盯着你时你会有的那种奇怪的紧张。那是二月的洛杉矶，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学校台阶两边高高的棕榈树呈现出一如既往的绿色。

在回家的路上，我练习像凯瑟琳·赫本（1907—2003，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曾四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译者注）那样走路，也就是挺胸迈大步。只要可能我总是穿裤子的，我最喜欢的是那种亮绿色的水手裤，就是有四颗大大扣子的喇叭裤，裤子翻边摆动起来的那副潇洒劲头简直与赫本衬极了。她是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所以我觉得，要是我能像她那样走路，就能获得她的感觉，看上去和她一样，坚定而又自信，仰起头来，抛出一句充满睿智的回答。不过我可不想有任何人看见我在练习赫本的走路方式，因此刚开始的时候被人看着的那种感觉只是使我感到尴尬而已。我扭头朝后看去，高地大道上除了正常的行人与车辆外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东西。我回过头来，抱紧课本，继续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十四岁女孩那样朝家里走去。

然后到了某一天，在我又感到被人盯着的时候，我回头看去，看见了一辆黑色的轿车慢慢挪动着，速度比马路上其他的车辆明显要慢。我敢发誓，它的速度跟我走路的速度正好一样。我一边心里想着凯瑟琳·赫本碰到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害怕的，一边加快了脚步，身后那辆小汽车似乎也加快了速度。恐惧不由得在我的胸臆间升腾而起。我拐进了一条小巷子，汽车没有跟上来，于是我快步走过楼房的侧面，经过一个个垃圾桶。从巷子里穿出来，我来到了塞尔玛大街上，这条街很安静，马路两边都是大树，有一个人正在房子外边侍弄着玫瑰花，不过前后都没有汽车。

我的心怦怦地狂跳着，于是只好尽力让自己放慢呼吸。我对那个侍弄玫瑰的男人点了点头，然后沿着塞尔玛大街朝前走去。我对自己说只有傻瓜才



会害怕，根本没有什么人在跟踪我，他们没理由要跟踪我。我甩了甩头发，希望它们能像闪亮的波浪一样摆起来，可就在这时，那辆黑色的轿车从街角拐了出来，慢慢地朝我开了过来。我浑身一阵发凉，就像被冰水灌进了血管一样。

我回头望向那个侍弄玫瑰花的男人，可他已经走进房子里去了。我抱紧课本，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双手颤抖，我脚步不停，而黑色轿车以慢得可笑的速度向我开来。在它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我把下巴抬得高高的，然后朝旁边斜觑了一眼。车子里坐着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坐在副驾驶座上离我更近的那个人头发很短，看着就像是一个士兵，而且他正在盯着我看。后座上还有两个戴黑檐帽的人。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戴帽子的。

我继续走着，黑色汽车停了下来，在街沿边无所事事。我拐到了维斯塔街上，那是我家所在的大街。在我觉得自己已经出了他们的视野时，我撒开腿朝家里跑去，手忙脚乱地掏出钥匙来。爸妈都还在上班，这会儿肯定还没回家。忙乱中我把钥匙掉到了地上，待我从人行道上捡起来时，那辆黑色轿车已经拐上了维斯塔街，我赶紧进屋，砰地把门关上，把门门链挂上。

“有人吗？”我对着空空的屋子喊了一声，纯粹是以防万一。没有人应答。

我摞下课本，跑到通向院子的后门边，确认了门是锁着的。有时候我们对那扇门不是很当心，因为它通往的花园是有篱笆围着的，不是朝向大街，但这会儿门是落下的，所以说房子一天都是锁着的。我朝前面的窗外望去，看见那辆轿车就停在街区尽头的街沿边，守候着。我放下窗帘，打开了厨房里的灯，双手依然抖个不停。厨房是我感觉最安全的房间，因为每天晚上我都和爸妈坐在这里，他们在做饭，我在旁边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他们说话。

我跟自己说没什么事儿，说不定这只是我头脑中的臆想，我是被自己的想象给攫住了。我为自己做了个花生黄油蜂蜜三明治，然后开始做起了代数作业。每道题都像是一个谜，这使我不再有心思去想那些男人了。在我决定不会去打开的窗帘后面，在街角停着的那辆黑色汽车里，他们也许正坐着，也许没有。

六点钟的时候，我正一门心思求着 x 的解，这时我听到门被打开，然后是门门链被绷直的声音。我的心又开始怦怦狂跳起来。我已经让自己相信了那些男人不是冲着我来，可他们来了，正要破门而入。

“这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气势汹汹的男人声音问道。

这时我才意识到，那声音中透露出的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气恼，接

下来我意识到原来是爸爸。“詹妮？”(简的爱称——译者注)他喊道,现在他的声音中多了点警惕,少了点气恼,“你在吗?发生什么事了?”

那天晚上,我们走着去了穆索和弗兰克餐厅,那是我最喜欢的餐厅,但是那顿饭却吃得没什么兴致。爸妈竭力想装出没有什么事的样子,可我们一路专挑小巷子走,每到一个街角他们还要留意回头看看。爸爸走得很快,妈妈和我只有三步并作两步才能跟得上他。

我们要了一个包厢,我点了一种名叫法兰绒饼的薄煎饼做晚餐的主食。我希望爸妈提出反对,然后让我点鸡肉配蔬菜——我希望事情能和平时一样——可他们根本没注意我点了什么。

“那么汽车里的那些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开口问道。

妈妈叹了口气道:“他们是执法官,从华盛顿来的,是政府的人。”

这简直毫无道理。“他们想要什么呢?”

“我们一直想要告诉你,詹妮,”妈妈说话一向不拐弯抹角,可这会儿她却踌躇再三,似乎有难言之隐,“我们有消息要告诉你,我们觉得这是好消息。我们——嗯,我们正在考虑,想全家都搬到伦敦去。”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

“这会是一次冒险。”她说。

我把目光转向爸爸问道:“你干了什么了?”

“什么也没干!”他回答的声音好大,坐在旁边桌上的一个女人不禁闻声朝我们看来。

“戴维斯。”妈妈轻声提醒道。

“可我真的什么也没干!这一切真是荒唐至极!”

侍者送来了水杯,妈妈冲他微笑了一下。待他走后,她问我:“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凯蒂·拉德纳。”

“只在生日派对上见过。”我一边说着,一边垮下身子,倒在了包厢的座位上。我此时正摆出妈妈称之为“讨厌鬼”的样子,我自己也知道,可我不想搬到伦敦去。我喜欢我那些朋友,也喜欢我的学校。我喜欢海滩上的初级救生课,喜欢去斯塔芭芭拉(位于美国加州南部海岸线上的一座旅游型城镇——译者注)旅行,喜欢长在前院的那些橘子。这儿的一切我都喜欢,除了那些因为我爸妈不知干了些什么而从华盛顿跑来跟踪我的男人。

“拉德纳一家搬到墨西哥去了。”妈妈说，“因为她父亲成了目标。他不可能在这儿找到工作了。”

爸妈同时朝四下里扫了一圈，看有没有人在听我们说话。然后爸爸身体前倾，用别人听不到的低声说道：“我们信仰的是宪法，詹妮。我们上了一份受监视的名单，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盯着你的缘故，这事儿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不会让他们盯我孩子的梢的。”他嘭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声音也重新变得高了起来。

“戴维斯。”妈妈又提醒道。

“放心吧，不会高声了，玛乔莉。”

我下定决心要忍住不哭，所以用餐巾纸擦了擦鼻子。“我能不能至少在这里把这个学期读完呢？”

爸爸叹了口气。“那些人想要我们上法庭去宣誓作证。”他说，“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事回答问题，可他们想要让我们去指证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听说，他们不久就要没收护照了，那样人们就不能出国了，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就走。”

“什么时候？”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这时妈妈插进来说道：“有个我们以前一起工作过的人，叫奥莉维亚·沃尔夫，她已经搬到伦敦去了，在那儿制作一部讲罗宾汉（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侠盗——译者注）故事的电视剧。她想要我们一起加入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詹妮，这是一个难得一遇的机会，就像是能生活在一部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著名女小说家，著有《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等长篇小说——译者注）的小说里一样。”

“你是说我最终能觅得良缘吗？”我问道，“我才十四岁。”

“詹妮。”

“而且简·奥斯汀是那里的人，她不是从美国跑去的。我会水土不服的！”

“詹妮，求你了，”妈妈说，“这是奥莉维亚给我们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没有选择。”

“是我没有选择。你们有选择，而且是你们上了那份名单！”

“我们可不是自己选择上那份名单的。”爸爸说。

“那你们是怎么上去的呢？”

“因为我们相信言论自由，因为我们相信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美国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法律根源——译者注）！”

侍者来了，把我们的盘子摆好在面前。“这是小女士要的法兰绒饼。”他报着菜名。

我勉强对他挤出一个笑容。

爸爸盯着我点的薄煎饼，上面一团真的黄油正在融化。“那就是你点的主食吗？”

“她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妈妈帮我说话道。

我以反抗的姿态狠狠瞪着爸爸，可等我又起一块薄薄的、金色的、美味的、穆索和弗兰克餐厅的法兰绒饼塞进嘴里时，我却吃了好久——也许有一辈子那么长——那味道吃上去活脱脱是锯末，我不由得露出一脸苦相。爸爸忍不住要拿我开心。

“瞧你那副样子，就好像你吃的是真的法兰绒似的。”他微笑着说道，“睡衣配糖浆。”

“真好笑。”我说。

“瞧，孩子，”他说，“要是我们不能一起笑的话，这件事我们就没法共同面对。”

我把锯末囫囵吞了下去。“别叫我孩子。”我说。

第二章 药剂师



在搬去伦敦这件事上，我绝对称不上应对从容。我不是睿智、耐心而又善于适应环境的简·奥斯汀。如果说我还有点像凯瑟琳·赫本的话，那也是指她演超级讨厌鬼的那些戏。去机场的一路上我都在出租车里哭个不停。上了飞机后我还是哭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本来应该很兴奋的，而实际上我也的确很兴奋——下面的那些建筑物变得那么小了——可我就是不想让爸妈知道我喜欢坐飞机，不想让他们因此而感到心里舒服些。

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墙上挂着一幅带框的刚刚登基的伊丽莎白二世的画像。

“她比你也大不了多少。”妈妈说，“而她已经经历过一次战争和她父亲的死了，现在她又必须当女王，可怜的人儿。”

“明白了吗？”爸爸说，“还有比你更糟的生活呢。”

我望着画像中那位年轻的女王。我们是在美国司法官动手前锁上屋子，只带了些我们拿得了的东西逃出来的。我的父母将会给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写剧本，不过是用假名——假名，想想吧，我妈妈可是个连在人造黄油上放点黄色食物色素都不愿意的人啊！我们就像罪犯或是间谍那样隐姓埋名地生活着。尽管我气呼呼地站在那里，望着表情坚定的年轻女王的画像，我还是尽力让自己认为母亲是对的，这也许会是一次挺刺激的冒险经历。

然而伦敦的二月碾碎了那些希望。我们搭了一辆出租车，街道上轰炸的痕迹宛然，一派萧索景象，而此时距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七年了。出租车开到了普利姆罗斯山圣乔治大街一栋小小的三层公寓前。街对面站着一位男装店的店主——爸爸说他就相当于裁缝——只见他站在店门外，双手反剪在背后，脸上的表情就好像没人该到这地方来似的。

我们的新房东帕里什太太脱下围裙，拍了拍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然后带我们看房子。她说厨房洗涤槽上方的煤气热水器坏了，我们只能在炉子上一壶一壶地烧热水。厨房在起居室的一侧，比壁橱大不了多少，而且也像壁橱那样能关上门。所有的房间都冰冷刺骨，墙壁看上去潮气很重的样子，近天花板处的褐色墙纸满是水渍。

我们的失望肯定写在了脸上，因为原本有点心不在焉的帕里什太太突然变得对我们专注起来。她可不想让一些娇生惯养的美国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要知道，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算你们幸运了。”她说。

“当然，”妈妈很快接茬道，“我们是非常感激的。”

“这样的一套公寓可有人排着队想要呢，有自己的厕所，有分开的卧室，还有能用的电话线。不过英国广播公司特意关照过要把房子留着。”很显然，我们是配不上这样一份慷慨的，因为她还有那么多同胞在失去了许多之后，依然无法享受到私人的浴室。

“我们非常感激。”妈妈又重复了一遍。

“你们有购物的配给卡吗？”

“还没有呢。”妈妈答道。

“你们会需要的。”房东太太说，“你们会发现，每天早上，肉店总是第一个卖空的，不管有没有配给卡。”她接着又降低声音道，“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可以卖给你们一些鸡蛋，这可是很难弄到的东西，不过我认识一个家里有母鸡的人。”

“那可真是太好了。”

帕里什太太指给我们看了往墙上的煤气热水器里塞便士硬币的地方，只有塞了硬币热水器才会工作。我们身上没有任何英国的便士，不过我们跟她会说去弄上一点的。

“我可提醒你们，”她一边用手抹去煤气热水器上的灰尘，一边说道，“它可做不了什么，除了吃掉投进去的便士。你们会需要热水袋来暖床的。”